

散落在车票里的记忆

策划/黄康生

□ 王潘刚

12月22日,广湛高铁开通活动在广州白云站和湛江北站举行。自此,广州至湛江的通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.5小时左右,粤西正式迈入粤港澳大湾区“90分钟生活圈”。在这飞驰向前的时代浪潮里,我却甘愿放缓脚步,打捞那些散落在一张张旧车票里的珍贵记忆。

30年前,我背着沉甸甸的行李,怀揣着少年的憧憬,从胶东半岛的小村庄出发,踏上了南下广州的绿皮火车。

那是一个冰天雪地、寒风刺骨的清晨。站台上肩挑人扛的人流不断穿梭着、簇拥着,哈出的白气在唇边凝成一团团转瞬即逝的白雾,铁轨在晨雾中泛着凛冽的寒光。我一手攥着纸质车票,一手拽着扶手,挤进车厢,终于在靠窗的硬座上安顿下来。火车“嘎吱”一声呻吟着启动,一声刺耳的汽笛划破长空,故乡的轮廓在视野中渐渐模糊、远去,我的心中如打翻的五味瓶。那时的绿皮车,像一位负重前行的老者,慢悠悠地“吐纳”着,低吼着,爬行在广袤的原野上。车轮与铁轨有节奏地碰撞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,那是一首古老而又曲调低沉的歌谣,伴我穿越高山,穿越河流,穿越苏醒的村庄,奔赴广州——那个陌生而又令人心驰神往的都市。

车厢里,脚臭、汗馊味、烟草味和泡面香混杂在一起,充斥着刺鼻的气息。乘客们或打牌,或闲聊,或蜷缩在座位上低着头打盹儿。过道里堆满了横七竖八的行李,空间逼仄而拥挤。窗外的风景缓缓流淌,像是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墨长卷:

冰雪覆盖的麦田,结着薄冰的小溪,戴着棉帽子步履匆匆的路人,还有灰蒙蒙的旷野。小站站牌一闪而过,像被时间之手轻轻翻过的书页。小站站台上,比较冷清,稀疏的行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。一个小贩守着他装满各色零食的货车,寒风中,他裹紧了略显单薄的衣裳,脸冻得通红,双手拢在嘴边反复哈着气,他两脚交替着轻轻踩着水泥地。

当列车缓缓驶入广州地界,窗外的景象仿佛被施了魔法,眼前不再是单调的灰黄,而是扑面而来的绿意。广播里播放着邓丽君的歌,“甜蜜蜜,你笑得甜蜜蜜,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……”我望着窗外叫不出名字的南国绿植,心中默默许下誓言:要在陌生的土地上,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在湛江安家后,不久前的一个周末,我陪女儿从湛江西站乘坐动车前往广州,观看她心心念念的演唱会。湛江西站宽敞明亮,电子屏上精准地跳动着列车时刻信息。我们背着轻便的携行包,刷证进站。落座于舒适、整洁、安静的车厢,列车悄无声息地平稳启动,如一条银色的巨龙飞驰电掣,仿佛要将铁轨尽数吞噬。

女儿戴着耳机,低头专注地刷着手机,偶尔抬头,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,惊奇地问道:“爸爸,外面的树和房子怎么跑得这么快!”我望着她稚嫩的笑容,仿佛看见了30年前的自己。只是,她的目光中,不再有绿皮车的拥挤与漫长,而是平稳、快捷的中国速度。

途中,我用手机扫码为她点了一份麻辣牛

腩粉。片刻,一位仪表端庄、气质优雅的女乘务员面带笑容将热气腾腾的饭盒送至座位前。

女儿边吃边聊,指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问我:“爸爸,你当年坐火车来广州,也看过这样的风景吗?”

我点点头,轻声回答:“风景相似,但不同的是高楼大厦多了,车也多了,还有道路也变得宽敞了……”

车窗外,稻田与村庄飞速后退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按下了快进键,仅仅3个小时,广州便已近在眼前。

列车平稳停靠在广州南站,和煦的阳光洒在站台上。站台上人头攒动,我牵着女儿的手,走出车厢。回望那列静立的动车,它像一条银色的纽带,连接着过去与现在,也连接着父辈的坚守与子女的梦想。

我曾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壮丽山河,在绿皮车的摇晃中憧憬未来;如今,女儿在飞驰的动车里,从容书写属于她的人生篇章。两代人的旅途,交通工具在变,心境也在变,但那份对诗与远方的执着,却始终如一。

从“哐当”的节奏到“嗡嗡”的轻吟,让我重新找回散落在车票里的记忆。那绿皮车装载着一代人的离别与乡愁,渐行渐远;那动车承载着无数梦想,驶向明天。

于我而言,在慢时光里品味过生活的沉淀,也在新时代中触摸到发展的脉搏,见证的不仅仅是车速,也是生活品质的飞跃,更是祖国飞速发展的壮丽篇章。

水尾海上大排档

□ 黄彩玲

雷州半岛的冬季,天蓝蓝,风柔柔,温度恰到好处,一切都是那么可人。朋友邀我去水尾村,说要请我吃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海鲜。我很是雀跃——在海边吃海鲜,该是多么浪漫的事!

农历十九,海水早早退潮。水尾村的阿玉,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:“到哪了?船靠岸啦,再不来,好货可都没了!”从县城到水尾村约50多公里,宁哥把车子开得飞快。窗外,冬天的田野仍绿得恣意,在窗外一闪而过,让人恍惚这到底是冬天还是春天?

水尾村的妈祖庙广场,没见几辆车,我们来得有点早。浩哥指向庙前:“那儿就是海。涨潮时,水一直漫到眼前,海天一色,美极了。”此刻,潮水似乎退到天外,露出一大片黑黝黝的滩涂。约莫一公里外,静静卧着一个小小沙洲,人影船影,绰绰约约,喧嚷声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。浩哥催我们上观光车:“阿玉在沙洲上等我们了。”

一条灰白的水泥路,笔直地伸向海的腹地。这大概是世上唯一一条修在海里的公路吧?涨潮淹没在海里,与海相伴,默默无闻。而一旦退潮,便带领人们去和大海亲近。坐在敞篷观光车上,海风毫无遮挡地向每个人扑过来,真有几分奔赴天涯的洒脱。退潮后的滩涂像一匹巨大的黑绒布,缝隙里未及逃走的海水,在午后阳光下闪着细碎的金光。

滩涂上的小小沙洲,离村子大约1公里吧,滋长在沙洲的故事,满满地长了几百年。早先,渔民们用扁担或牛车把鱼虾送到岸边交易;后来换了小四轮、摩托车;再后来,冰车在岸上守候。随着时间的变化,人们对美食的鲜香越发渴望。船一靠岸,买鱼的人便直接涌上沙洲。于是村里人动了心思:既然不能立刻上岸,何不把灶火搬到滩涂上?几户人家在沙洲上支起简易木架,放上大铁锅,倒入活蹦乱跳的鱼虾,红亮的炭火烧起来,浓郁的鲜香便四处飘散……起初只是渔民和鱼贩围着炉子大快朵颐,哪想竟渐渐演化成今天这片热闹的人间烟火。

涂着绿漆的大渔船泊在浅水里,阿玉站在船头挥手,皮肤呈现出被海风和日头反复浸染过的深褐色,有阳光洒照过来,简直就像一幅画。在阿玉的指引下,我们攀爬上船,天哪,甲板上满是活蹦乱跳的收获:两指粗的明虾在筐里弹跳,立鱼、金鼓鱼、凹石鱼、花蟹……都在用各自的姿态证明着自己的新鲜。宁哥眼疾手快,挑好鱼虾,交给船上的小伙计送到大排档去。

沙洲上有四五家大排档,我们选了最高的一处。后面是无垠的大海,前面低处是攒动的人头,仿佛坐在海浪的脊背上。宁哥熟练地吩咐:“虾蟹白灼,杂鱼煮汤,海鲜炒粉,镬气要足哦。”

很快,白灼的虾蟹上桌了,红得耀眼,亮得润泽。迫不及待,三下两下剥壳,不蘸任何酱汁,直接放入口中,紧实弹牙,一股甜鲜猛地撞上来,粗鲁而真实。旁边的小泥炉上,瓦锅“滋滋”唱着歌,油焗的章鱼在锅里蜷缩成金黄的一团,香气浓郁得像化不开的夜雾,把人严严实实地笼罩进去。

浩哥看着我们满足的模样,眼里漾起笑意,说起海佬阿玉的故事。小时候,浩哥经常穿过好几条村子来找住在海边的阿玉。阿玉带他直奔海滩,一个猛子扎进海里,不一会,从海里冒出来,两手里举着大花蟹。攒够10来只,两人便溜到村后的小树林,用石头垒灶,捡枯枝生火,拿草绳拴了蟹脚在火上烤。青烟混着蟹香,那是童年里最自由最快乐的味道。长大后,浩哥走南闯北,远在他乡,阿玉却始终坚守这片海。岁月流逝,阿玉锻造成一名真正的“海佬”,有船,有收获,在镇上盖起了惹眼的楼房。日子,被海风腌渍得丰厚而踏实。

我望向海对面的村庄。一栋栋小楼静静地伫立,阳台上晾晒着衣物,色彩鲜艳。几百年前,阿玉的祖先从遥远的福建莆田迁徙而来,在这“水之尾”落地生根。在潮水设定的韵律里,创造出一种即兴、热烈而朴素的欢宴。这宴席以海天为幕,以落日为灯,所有的滋味均带着风的呼吸与海水的温度,在舌尖上荡气回肠。

碟中的虾蟹渐渐见底,阿霞从隔壁甜酸摊拎回一大袋小吃——青瓜、西瓜、芒果、萝卜……用特调的甜醋浸泡,甜里透酸,酸里回甜。吃过海鲜上来几块,爽口解腻,恰到好处。

日头渐渐西斜,越来越多的渔船归航。每一条船靠岸,都像投下一颗石子,激起一圈欢腾的涟漪。人们围上去,船老大古铜色的脸上漾开自豪的笑,将一筐筐渔获搬下。后海的鱼虾因为地域和海水的缘故,有着特殊的鲜香,是雷州半岛最好的海鲜品牌。鱼贩们手脚麻利地过秤、装车,食客们则在筐间穿梭,像寻宝一般,检出自己心仪的那一份。喧嚷声、笑声、吆喝声,混着海风与鲜腥气,将这沙洲烘得热气腾腾,满是人家烟火。

这时,最隆重的主角登场了。档主用毛巾裹住瓦锅提手,将一锅鱼仔汤端上桌。汤水仍在轻滚,色泽奶白,一股浑厚又清澈的鲜香霸道地漫开,顺着鼻腔渗入四肢百骸。宁哥夹起一条金鼓放进我碗里,又舀满鱼汤:“快,趁热吃。”汤一入口,仿佛大海里日月升落的滋养、风浪潮汐的历练,全都融化在这难以言喻的鲜醇之中……海的无私奉献,让我感觉神仙之乐也不过如此。

海风阵阵拂过脸颊,轻柔而清新,咸腥里透着无生生机,仿佛把整个世界都浸染成海的味道。我越发好奇,问档主:“涨潮时,这儿会被淹没吗?”

“那当然,涨潮时全是海水,没过人头的。没来过的人,根本想不到退潮后会冒出这么个小沙洲,还能坐在这儿尝海鲜呢。”

世界是如此奇妙,它总会出其不意地展开意想不到的景致,让每个看似平常的角落,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。水尾村人世代代在海的尽头艰难谋生,几百年来,他们用汗水与执着改变命运,成了这片海的主人。日月升落,潮涨潮退,他们将日子熬煮成一锅令人沉醉的鱼汤,鲜香萦绕,滋味绵长,富足美好!

社会发展,信息纷涌,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水尾村的海上大排档。这后海深处的鲜味,留住了每一位来访者的心与胃。此刻,所有摊档人声鼎沸,空气中弥漫着海鲜的醇香。这就是海的味道啊。远远望去,妈祖庙广场已停满车辆,观光车在海上公路来往穿梭。档主笑呵呵地说:“今天的晚霞会很美。很多人,就是冲着这片霞光和这口鲜来的。”

记忆中的铁路

□ 文/图 黄昆



绿皮火车的升级版:从肇庆到湛江西,全程4小时36分。

我关于铁路的最初记忆,停留在读小学时的一次郊游。当年,我们排着队走进北站(该站于1955年随黎湛铁路通车启用,2003年停办客运,2004年闭站,2018年拆除),兴奋地钻进“绿皮长龙”。车轮启动,窗外的田野、绿树、村庄飞快后退,耳边响起车轮与铁轨碰撞的“咔嚓咔嚓”声。新奇与激动充盈心间,只嫌路途太短,未尽兴就抵达黎湛铁路的河唇站。那虽只是几十公里的短途,却是那个年代的孩子难得的远行体验。

从那以后,便如一句歌词所写:“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,常让我望远方出神。”远方有什么?除了书本与传言,更多是靠脑补。直到后来千里迢迢外出来学,才真正到了远方。

那个年代,出远门基本靠绿皮火车。学生可买半价票,从湛江到上海,硬座十几块钱,是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。由于需要转车,第二程常常没有座位。只好逐个车厢问谁快下车,提前“挂号”等座。嘴甜一些、脸皮厚一点,加上学生身份,幸运时很快就有座位。若是性格内向,羞于问座,没准就得站完全程。

那时火车还未提速,湛江至上海单程40小时,哪怕有座位也难熬。于是就轮流钻到硬座的长椅下面,垫几张报纸,蜷着身子睡觉。这非但不是受罪,反而成了“特殊待遇”。常常睡得正香,就被人拍醒换位。

若赶上春运更惨,车厢里人贴人,车门

处尤其拥挤,拖着行李根本挤不上去。我们只好采用人和行李分离上车的“战术”:一人先空手挤上车,打开车窗先把行李拿上车,然后同伴再挤上车。火车一开,过道塞得水泄不通,列车员也过不了,车厢陷入“自治”状态。想上厕所,就得攀着行李架,踩着椅背,一步步挪过去。最近,我特意坐了一趟绿皮火车,感觉干净舒适快捷。回想起当年挤火车的情形,自有一番感慨。

黎湛铁路,与1956年开港的湛江港几乎同龄。自建成之日起,它就承担着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重任。有趣的是,它虽在广东,却长期由柳州铁路局(后为南宁局)管理。为何不归广铁?这是铁路系统“条块结合”的管理体制使然——当时湛江段与广州局路网不相连,自然划给联系更密切的南宁局。

三茂铁路全线通车之前,湛江到广州的列车要绕道走,运行里程约为1300公里。三茂铁路于1991年10月1日正式开行湛江至广州的直快旅客列车,运行距离缩短至约400多公里。这是一个转折点,把湛江到广州的铁路距离一下子缩短了900公里,时间也从20多小时(未包含中转时间)缩减至8小时。从此,“坐火车去广州”成为现实。广铁集团也借此进入了粤西地区。

我也坐过那趟广湛绿皮火车。其票价虽低于国营大巴,却竞争不过灵活的私营大巴;

速度没优势,班次少,买票也难。总体吸引力有限,只能在公路客运的夹缝中分得一小块市场。

铁路客运真正实现对公路大巴的“逆袭”,是2018年湛江至广州动车的开通。时间大幅缩短,没有堵车困扰、舒适安全。这些优势让广湛动车迅速成为出行首选。就我而言,自从有了动车,再没坐过广湛大巴。与此同时,绿皮火车也开始“变脸”,内部装饰焕然一新,服务水准大有改变,速度也提上去不少。最近我去了一趟肇庆,去程乘坐动车耗时3小时57分,257元;回程坐绿皮火车耗时4小时36分,62.5元。可见有些班次的绿皮火车性价比更高。

广湛高铁已于12月22日通车,设计时速350公里,湛江到广州只需1.5小时左右,效率再翻一倍。

当年那个趴在绿皮火车窗口、盯着风景飞逝的男孩,大概不会想到,几十年间,连接故乡与远方的铁路,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:从“咔嚓”作响的绿皮火车,到抄近道的动车,再到风驰电掣的高铁。这不只是速度的提升,更是给粤西发展一次次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小时候,我们总是向往远方。远方是什么?是无限的可能。愿中国铁路日益兴旺,也愿我们心底那个孩子永不长大,依旧常常“望远方出神”。